

谷崎润一郎

疯癫老人日记



疯癲老人日记

〔日〕谷崎润一郎著

郑民钦 郑颖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疯癫老人日记/[日]谷崎润一郎著;郑民钦,郑颖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16.6

ISBN 978-7-5442-8263-5

I. ①疯… II. ①谷…②郑…③郑…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3715号

疯癫老人日记

[日]谷崎润一郎 著

郑民钦 郑颖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胡圣楠 贺 静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67千
版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8263-5
定价 3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zhiliang@readinglife.com

目录

疯癲老人日记

1

钥匙

135

瘋癲老人日記

瘋癲老人日記

十六日。……晚间去新宿第一剧场观看夜场演出。剧目有《恩仇彼方》《彦市谭》《助六曲轮菊》，但我不看别的，只为《助六曲轮菊》而去。勘弥扮演的助六演出不够到位，听说今天是讷升扮演扬卷^①，便想到该是何等优艳，比起助六，扬卷对我更具吸引力。老伴和飒子陪同前往，净吉从公司直接赶往剧院。知道《助六》这出戏的只有我和老伴。飒子没看过。老伴也可能看过团十郎的演出，但我不记得了，她说看过一两次上两代的羽左卫门的演出。只有我真正看过团十郎的演出。记得那是明治三十年前后，我还是十三四岁的时候，那是团十郎最后一次登台演出，他于明治三十六年死去。扬卷由前一代的歌右卫门扮演，当时他还是叫福助。意休^②由福助的父亲芝翫扮演。那时我家在本所割下水，至今还记得两国广小路有一家忘了叫什么名字的相当有名的绘草纸店，店头挂着助六、意休、扬卷的三连张彩色浮世绘版画。

①歌舞伎《助六曲轮菊》中的妓女的名字，助六的情人。本书注释若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②歌舞伎《助六曲轮菊》中的武士，对扬卷产生恋情。

我观看羽左卫门扮演助六的时候，意休由上一代的中车，扬卷还是由过去的福助、当时的歌右卫门扮演。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羽左卫门不顾高烧近四十度的病体，颤抖着身子跳进水里。^①关门兵卫^②这个角色特邀浅草宫户座的中村勘五郎扮演，给我留下格外深刻的印象。总之，我喜欢《助六》这出戏，只要听说演出《助六》，即便是勘弥扮演，也想去看，更何况能看到我偏爱的讷升呢。

大概因为勘弥第一次扮演助六这个角色，因此不敢恭维，不仅勘弥，最近的助六都穿着紧腿裤，这裤子经常出现皱纹，甚觉扫兴。其实我觉得最好还是素脚抹白粉。

我对讷升扮演的扬卷十分满意，光为看他的演出就值得一来。当歌右卫门还是福助那个时代，他的演出不得而知，近来的确没见到如此美丽的扬卷。我原无 Pederasty（男色）之趣味，但最近不可思议地对歌舞伎演员中的年轻旦角感觉到性的魅力。但如果是素颜，则没有感觉，只有在舞台上着女装的形态才令我怦然心动。对了，因此我想起一件事来，这件事表示我其实并非毫无男色情趣。

年轻时曾有过一次怪异的经历。以前新派里有一个演旦角的美少年，名叫若山千鸟。他属于山崎长之辅座，到中洲的真砂座演出，上年纪以后，在宫户座与长相酷似第六代的上一代演员岚芳三郎演对手戏。说是“上年纪”，其实也就三十来岁，依然俊美，但看上去像半老徐娘，感觉不出是一个男人。他在真砂座出演红叶山人^③的

①《助六》全本有一场助六在杀掉意休后，跳进水桶里躲避追赶者的戏。水桶里装满真正的水，所以演员全身湿透。

②歌舞伎《助六》中，关门兵卫是意休的手下。

③红叶山人，即尾崎红叶。《夏小袖》是他根据莫里哀的《守财奴》改编的歌舞伎剧本。

《夏小袖》里的小姐角色时，我就被她，不，被他迷恋住了。总想着晚上能请他到家里来，让他穿着舞台上的戏装，和我睡一觉，哪怕睡一会儿也行。我开玩笑地这么一说，一个“待合”^①女老板说道：你要是有意，我可以让他去。没想到我的愿望竟然得以实现，顺利同衾，行事之时，与一般艺伎使用普通方式别无两样。就是说，他始终不让对方感觉自己是个男子，把自己变成一个彻底的女人。虽然他戴着戏装的假发躺在船底形状的枕头上，在黑暗房间里，身穿友禅和服长衬衣躺在被褥里，但技巧甚高。对我来说，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体验。我想强调的是，他并非所谓的 Hermaphrodite（双性人），他具有雄壮的男性器官，只是以高超的技巧让人感觉不出来而已。

至于其技巧如何精妙，我本无兴趣，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已，所以此后再没有和别的男性发生关系。然而，如今年届七十七，已经丧失那种能力，却对身着女装的美少年，而不是女扮男装的丽人感受到性的魅力，这是何故？难道是青年时期的若山千鸟的记忆被重新唤醒了么？似乎并非如此。倒像是与老人已经无能为力的性生活——虽然无能为力，却以某种形式存在——有关……

今日手累，就此搁笔。

十七日。稍微续写昨日之事。进入梅雨季节以后，连日降雨，昨夜却依然溽热。剧场安装有空调，但我对此不能受用，因为空调使得我左手神经愈发疼痛，皮肤麻木的感觉愈发厉害，以前只是指尖到手腕，如今扩大到手腕上面的肘关节疼痛，甚至超出肘关节，

^①为聚会、招艺伎游乐提供场所的行业。

波及肩部周围。

“所以我也不是没说过，叫你别来看戏。没必要这么上心非来不可嘛。”老伴抱怨道，“还是这种二流演员演的戏。”

“你别这么说，我只要一看见扬卷的脸蛋，就多少忘了疼痛。”我受到老伴的责备，越发固执起来，实际上双手更加冰冷。我穿着薄绢的夏季和服外褂，里面是波拉呢的内衣和纱罗长衬衣，而且左手还戴着鼠毛手套，双手抱着手绢包裹的白金怀炉。

飒子说道：“讷升还真的很漂亮，爸爸说得没错。”

“老婆……”净吉立即改口把“老婆”称为“你”，“你也看懂其中的味道了？”

“虽然不知道演技好坏，但是那扮相、姿态很美，我很喜欢。爸爸，明天去看日场，好吗？小春演《河庄》一定好看。您要说的话，就明天怎么样？再往后天气就热起来了。”

说实在的，由于无法忍受手痛，我本不想去看日场，但被老伴那一顿数落，心里赌气，于是改变主意，明天忍痛也要去看日场。飒子早就看透我的心情，她不被老伴待见，就是因为总是在这样的场合无视老伴，一味迎合我的缘故。她大概也喜欢讷升，或许对扮演治兵卫的团子更感兴趣。

今天的日场《河庄》下午两点开演，三点二十分左右结束。今天比昨天更加炎热。车内热如火烤，但冷气肯定更加难受，我担心手痛加剧。司机说，昨天幸亏是夜场，今天这时间很不凑巧，肯定会在什么地方遇上游行队伍，必须在连接美国大使馆和国会大厦以及南平台的这条线路的某个地方穿过去，所以请大家早点出发。于是只好一点出发。今天去三个人，净吉不去。

幸运得很，没有遇到什么麻烦，顺利到达。段四郎的《恶太郎》尚未演完。不看这出戏，走进餐厅，稍事休息。大家都吃冰激凌，我也想要，却被老伴制止。《河庄》这出戏由讷升扮演小春，团子扮演治兵卫，猿之助扮演孙右卫门，宗十郎扮演女老板阿庄，团之助扮演多兵卫，等等。我想起上一代的雁治郎在新富座演出《河庄》的情形，那时候，孙右卫门由现在这个猿之助的父亲段四郎扮演，小春由上一代的梅幸扮演。团子演治兵卫十分卖力，可以说全力以赴，但因为表演过火，过于紧张，显得生硬。其实，如此年轻就担任重要角色，可以理解。看他认真努力，祝愿将来能成大器。同样的重要角色，不是由大阪的演员，而是挑选江户的演员演出为好。讷升今天也很漂亮，但我觉得他扮演的扬卷更胜一筹。后面还有《权三和助十》，未继续看下去，离开剧场。

“既然到这里了，顺便去伊势丹转一转吧。”我预料会遭到老伴的反对，但还是这么提议，果然她说道：

“你还要去遭冷气的罪吗？这么大热天，还是早一点回去吧。”

“你看。”我举起手中蛇纹木手杖的底部，“这地方的金属箍掉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手杖的金属箍不结实，两三年就掉。到伊势丹的特选商品专柜大概能配上合适的。”其实我还有另外一点想法，只是不便说出来。

“野村，回去的时候不会遇上游行吧？”

“嗯，我想不要紧的。”

司机说今天是全学联举行的反主流派示威游行，两点在日比谷集合，主要是在国会、警视厅一带游行，只要避开他们就行。

男士特选商品专柜在三楼，没有令人满意的手杖，顺便到二楼

的女士特选商品专柜去看了看。商店正在举办中元节礼品促销活动，顾客熙熙攘攘。在一个意大利夏季时装陈列区，挂着很多著名服装设计师设计的意大利风格的高级时装。

“啊，真漂亮！”飒子连声赞叹，流连着不肯离去。

我给飒子买了一条卡尔丹丝绸围巾，大约三千日元。

她说：“我非常喜欢这个，就是太贵了。”她指的是一个看似奥地利制造的浅驼色绒面皮革坤包，金属卡口上镶嵌着一颗人造蓝宝石。飒子看着这款坤包，赞不绝口。定价二万多日元。

“这样的东西还是让净吉给你买吧。”

“才不会呢，他可抠了。”

老伴在一旁默不作声。

“已经五点了。老伴，咱们现在去银座吃晚饭，然后再回家。”

“去银座的什么地方？”

“去滨作吧。我早就想吃海鳗了。”

我让飒子给滨作打电话，预约柜台前的三四个座位。因为六时才去，如果净吉能来的话，也叫他来。野村说，游行要持续到夜里，他们从霞关走到银座，十点解散。如果现在去滨作的话，八点就可以回去，只是要稍微绕一下，从市谷见附经九段出八重洲口，这样就不用担心碰上游行队伍……

十八日。续写昨日之事。按预定时间，六点到滨作。净吉已经先到。老伴、我、飒子、净吉依次就座。净吉夫妇要了啤酒，我们要了粗茶，让店员倒在平底大酒杯里。我们点的凉菜是泷川豆腐，净吉要的是毛豆，飒子要了海蕴。接着我又点了白酱拌鲸鱼片。生

鱼片则是两份薄片加吉鱼，两份梅肉海鳗。加吉鱼是老伴和净吉的，梅肉海鳗是我和飒子的。烧烤类就我一个人点了烤海鳗，他们都是盐烤香鱼。喝的汤四个人都是陶壶炖早松鲜菇。外加一份酱烤茄子。

“还可以再点别的什么……”

“开玩笑，这还不够吗？”

“不是不够，只是到这里来想吃关西菜。”

净吉说道：“有盐烤方头鱼吗？”

“爸爸，您吃这个吗？”飒子面前盘子里的海鳗几乎没有动，她想把自己吃剩下的留给我吃，只吃了一两片。老实说，我已经预料到她会把自己吃剩的东西给我吃——或许这才是今晚的真正目的——所以到这儿来。

“这可怎么办？我都吃完了，梅肉也已经撤下去了。”

“我这儿也有梅肉啊。”飒子一边把自己的梅肉海鳗拿过来一边说道，“再给您要一份梅肉吧。”

“那倒不必，这就够了。”

虽然飒子只吃了两片海鳗，但盘子里的梅肉显得狼藉，不像是女性文雅的吃法，我想或许她故意这样。

老伴说：“我这里还给你留着香鱼肠呢。”老伴吃烤香鱼，最拿手的技术是可以把骨头剔得干干净净，她把剔出来的鱼头、骨头、尾巴拨到盘子一角，然后把鱼肉吃得精光，像猫舔过一样，最后总是给我留着鱼肠。

“我这儿也有。”飒子说，“我不会吃鱼，不像妈妈那样吃得干干净净。”飒子吃剩的香鱼残骸果然一塌糊涂，比海鳗梅肉更加乱七八糟。不过，在我看来，这其中应该是别有用意。

吃饭闲聊的时候，净吉说他这两三天可能去札幌出差，大约一周时间，如果飒子想去，可以一起去。飒子考虑片刻，说自己也很想看北海道的夏天景色，但这次就不去了。因为和春久已经约好二十日一起去看拳击比赛。净吉只说道“是吗”，没有勉强。七点半左右回家。

十八日早晨经助上学、净吉去公司上班后，我在院子里散步，然后在亭子里休息。走到亭子只有三十多米的距离，但最近腿脚很不灵便，今天比昨天更是行走困难。虽说与梅雨季节的潮湿有关，但去年的梅雨时节就不是这个样子。腿脚固然不像手那么疼痛冰凉，却感觉沉甸甸的，不听使唤。这种沉重感有时逼到膝盖，甚至波及脚背和脚心，每天情况不尽相同。医生的意见也不统一，有的说是过去轻微脑溢血的后遗症，导致脑中枢发生些微病变，从而影响到脚部；有的说从X光透视检查来看，是颈椎、腰椎弯曲引起的。要矫正颈椎和腰椎，就必须躺在向上倾斜的床上，颈部要吊起来，同时腰部还要用石膏固定起来，目前有必要这样做。我实在无法忍受那种别扭难受的姿势，只好不去管它，得过且过。虽然行走困难，还是每天坚持走一小会儿。医生恐吓我说，要是不走动，很快就会真的走不动了。因为时常步履蹒跚，东倒西歪，走路时便拄着竹拐杖，但还是由飒子或者护士陪伴着。今天是飒子。

“飒子，给你。”在亭子里休息时，我从和服袖兜里拿出折起来的一叠钱放在她手里。

“这是什么？”

“二万五千日元。拿去买昨天那个包吧。”

“谢谢。”飒子迅速把钱放进罩衫里面。

“可是你要是提着那包，你婆婆会不会想到这是我给你买的？”

“她当时没看见，一直往前走了。”

我也觉得果然是这样。

.....

.....

十九日。虽然是星期日，净吉还是下午从羽田机场起飞了。他刚一走，飒子也驾驶着希尔曼出去。她的开车技术让人害怕，所以家里人极少坐她开的车。这辆车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她的专车。她并不是给丈夫送行，而是去斯卡拉影院看阿兰·德龙主演的《阳光普照》。今天大概也是和春久一起去。经助一个人无精打采地待在家里，今天陆子带着孩子从辻堂过来，经助好像在期盼他们的到来。

下午一点多，杉田医生来出诊。这是佐佐木护士见我痛得难受，十分担心，打电话请他过来的。据东大梶浦医院内科诊断，脑中枢的病灶几乎完全消失，因此疼痛就不是由于脑疾病引起的，表明已转为风湿性或者神经性的疼痛。杉田医生建议我去看看矫形外科，于是前几天到虎门医院透视检查，发现颈椎边上有阴影。医生吓唬说如果手的疼痛严重，有可能是癌症，并让我拍了层析X射线照片。万幸的是，没有癌症，但第六和第七节颈椎变形。腰椎也变形，没有颈椎那么严重。手的疼痛发麻源自于此。要想治疗，就必须做一张活动木板床，下面安装滑轮，床板向上倾斜三十度左右，每天早上躺在上面十五分钟。这种治疗器具称为格林逊氏牵引器（按照自己的头部尺寸在医疗器械室定做的一种颈部牵引器），每次都要把脑袋伸进去，利用自身的体重牵引颈部，逐渐增加时间和次数，坚持两三个月就能好转。这么大热天，我实在不想折腾，可是又没有别

的治疗方法，杉田医生劝我试试看。将来是否治疗另当别论，反正先叫来木匠，制作滑梯似的活动床和滑轮，再请来医疗器械商店的人，测量我脑袋的尺寸。

两点左右，陆子来了，带着两个孩子，说是大儿子去打棒球还是干什么，不来了。秋子和夏二立刻走进经助的房间，三个人似乎在策划去动物园。陆子对我问候几句，就在客厅和她母亲叽叽喳喳地聊起来。她每次都是如此，也习以为常了。

今天别无可写，就写点心中所思吧。

人到老年，大概谁都这样，近来我没有一天不想自己的死。其实就我而言，并非近来，而是早有所思，早在二十多岁就开始思虑这个问题，只是近来尤甚。每天都有两三次想到“今天我大概会死去”，而未必会产生恐惧感。年轻时极其恐惧，如今甚至感觉到几分乐趣，可以稍微具体细致地想象死时和死后的情景。葬礼不必在青山殡仪馆举行，棺槨就摆放在自家面对院子的十叠的房间里，这样方便吊唁者从大门经过中门沿着院子的踏脚石前来烧香。笙箫箏篪的吹奏过于吵人，找一个富山清琴那样的人弹奏《残月》即可。

月隐海滨松叶里，

皓光入海波清影。

浮世幻梦早醒来，

身住月宫真如明。

.....

我仿佛听见清琴的吟唱。我应该已经死去，却感觉能听见他的

乐声和歌声。我还听见老伴的哭声。五子和陆子平时与我不和，净吵架，但此时还是放声大哭。飒子大概满不在乎的态度，不过也可能哭几声，至少也要装装样子。人死后会是什么模样？希望像现在这样丰满圆胖，看上去有点面目可憎……

“爸爸……”

写到这里，老伴忽然带着陆子进来。老伴说道：“陆子有事想求你帮忙。”

陆子的事情是这样的：长子力还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虽说有点早，却已经有了女朋友，打算结婚，父母亲也表示同意。可是，让两个年轻人出去住公寓，父母亲不放心，想让他们婚后和自己住在一起，到力大学毕业工作以后再分出去住。这样的话，现在辻堂的家就过于狭小，光是陆子夫妇和三个孩子，就已经拥挤不堪，转不过身来。儿媳妇再过来，早晚要生孩子，因此陆子夫妇想趁这个机会换一幢稍微宽敞的现代风格的房子。正好在辻堂地区离家只有五六町^①的地方有一幢很合适的住宅出售，很想把它买下来，但还差二三百萬日元，其中的一百萬还能想法筹措得到，再多就无能为力了。她说当然不是要爸爸出这笔钱，我们打算向银行贷款，现在只是想请爸爸帮忙，借给我们当下的银行利息两万日元。明年就还上。

“你们应该有股票吧？卖了不行吗？”

“要是把股票卖了，我们真变得身无分文了。”

老伴也帮女儿说话：“是啊，就那个最好不要动。”

“是这样的，那是用来以备万一之需的。”

^①一町约为109米。